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对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

汪付远, 张菊霞

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0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与乡村青壮年持续外流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呈现出老龄化加深、家庭小型化、劳动力弱化、收入结构脆弱的典型特征。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结构与收入结构四个维度切入, 系统剖析人口结构变动对区域消费总量、消费结构、消费意愿与消费市场的传导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农村老龄化与空心化叠加, 显著压低区域消费增速与消费韧性, 推动消费向生存型、医疗型、保守型倾斜; 代际支持弱化、收入稳定性不足、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共同约束消费升级; 不同区域因老龄化程度、集体经济基础与养老保障水平差异, 呈现消费分化与结构异质性。研究提出, 应通过增强收入基础、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消费供给结构、转变保守消费观念、改善农村消费生态等路径, 激活农村内需潜力。本文为老龄化背景下精准制定区域消费促进政策、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农村人口结构, 区域消费水平

The Impact of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Fuyuan Wang, Juxia Zha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9,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0,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continuous outmigration of rural

文章引用: 汪付远, 张菊霞.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对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285-291.
DOI: 10.12677/ar.2026.139657

young adults,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exhibi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epening aging, shrinking household size, weakening labor force, and fragile income composition. Us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s on regional consumption aggregate,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and consumer markets from four dimensions: age structure, family structure, labor structure, and income structur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uperimposition of rural aging and hollowing-out significantly dampens the growth rate and resilience of regional consumption, pushing consumption toward subsistence-oriented, medical, and conservative patterns. The weaken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sufficient income stability, and lagging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jointly constrain consumption upgrading. Moreover, due to variations in the degree of aging, collective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old-age security levels across regions, consump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are evident. The study proposes pathways such as enhancing income bases, improving multi-tier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consumption supply, transforming conservative consumption concepts, and upgrading the rural consumption ecosystem to activate the potential of rural domestic demand.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recisely formulating regional consumption promotion policies and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中国人口转型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农村地区呈现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结构性格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显著高于城镇,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迁移,导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劳动力供给收缩。人口结构作为消费行为的底层约束条件,直接决定居民消费偏好、支付能力、风险预期与支出决策。农村人口结构的系统性变迁,不仅改变家庭消费模式,更对区域消费规模、结构、活力与可持续性产生长期深刻影响。

既有研究围绕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人口结构与消费行为等主题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在宏观层面,学者们普遍认为老龄化会改变社会消费总量与结构,推动消费向健康、医疗、养老等领域倾斜;在微观层面,老年群体消费倾向更低、风险厌恶更高、储蓄动机更强,消费行为更趋保守[1]。针对农村地区,已有研究指出,农村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外流、家庭养老弱化、收入稳定性下降等问题,对农村消费形成多重约束[2]。

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多数研究以定量实证分析为主,聚焦系数检验与关系判断,对人口结构影响消费的内在机理、传导路径、社会逻辑等定性层面的系统阐释不足;第二,研究多单独关注老龄化或劳动力迁移,较少将年龄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结构、收入结构纳入统一框架开展整体性分析;第三,以农村居民个体或家庭消费为对象的研究较多,立足区域层面探讨人口结构对区域消费水平、区域消费市场、区域消费生态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

在扩大内需、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点。现有文献

多聚焦老龄化对消费的实证检验,或以城市样本为主,对农村人口结构多维变动与区域消费整体性影响的定性机理研究仍有补充空间。本文立足老龄化背景,以农村人口结构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规范分析与逻辑推演,揭示人口结构影响区域消费的内在机制与现实特征,为精准激活农村内需、优化乡村消费生态提供学理支撑。

2.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

2.1. 年龄结构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双重作用下,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顶部快速老化、底部持续收缩、中间负担加重”的显著特征。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3],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23%,远高于城镇水平,且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比例上升尤为明显,农村老年人口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高龄化趋势不可逆转。这种“上重下轻”的年龄结构意味着农村社会正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的双重压力。劳动年龄人口不仅要赡养日益增多的老年父母,还需抚养留守的未成年子女,家庭养老与抚幼负担高度集中。年龄结构的失衡还直接导致农村消费主力群体持续缩减,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扩张能力被养老和育儿支出严重挤压,区域消费增长缺乏人口基础支撑。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年龄结构老化削弱了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能力,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加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转型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境,人口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进入长期弱化通道。

2.2. 家庭结构

农村家庭结构正经历从传统大家庭主导向小型化、核心化、多元化转变的深刻变革。受青壮年持续外流、生育水平下降、婚姻观念变迁等因素影响,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如今农村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已明显缩小,过去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越来越少,小户家庭正成为更为常见的农户家庭形态,大家庭、多代同堂家庭比例显著减少,单人户、老年夫妇户、隔代监护户等非传统家庭类型快速上升。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导致农村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数量急剧增加。据调查,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目前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¹。家庭结构的变化打破了传统“养儿防老、共居共消”的家庭经济模式。代际支持从日常化、近距离、高频互动转变为周期性、远距离、低频率的资金与物品转移。子女外出后虽能通过汇款等方式提供经济支持,但日常照料、情感陪伴、消费决策协同等非货币化支持明显弱化。隔代监护家庭中,老年人承担起抚养孙辈的重任,进一步压缩了自身养老资源与消费能力。家庭消费统筹能力下降,代际风险共担机制被削弱,老年人在面对大额医疗支出或突发变故时更容易陷入困境。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空巢化,不仅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单元,也深刻影响了区域消费的稳定性和韧性。

2.3. 劳动力结构

农村劳动力结构在老龄化大背景下呈现“年龄偏大、素质偏低、就业偏散”的显著特征。首先是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趋势明显,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已由中青年转向中老年。数据显示[4],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中50岁及以上占比已超过55%,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0%。青年一代普遍不愿从事高强度、低收益的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现实难题。其次是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尽管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但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比例仍远低于城镇,劳动力整体技能水平偏低,难以适应现代农业、乡村文旅、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再次是劳动力就业高度依赖外出务工,本地就业岗位供给不足、收入水平偏低、岗位稳定性差。大量中青年劳动力常年流动于城乡之间,形成“离土不离乡”或

¹<https://m.jiemian.com/article/8268402.html>

“离乡又离土”的就业模式。这种高流动性导致农村社区“空心化”加剧,留守人群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社区活力与自我发展能力下降。劳动力的频繁流动还造成技能积累的中断与就业权益保障的不稳定,工资性收入易受宏观经济波动与行业周期影响,收入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与弱化,直接制约了农村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潜力,进而对区域消费的长期可持续性形成根本性约束。

2.4. 收入结构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呈现明显的单一化、低水平与高风险特征。从收入来源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工资性收入高度依赖外出务工,受就业市场波动、年龄体力下降等因素影响极大;经营性收入以农业为主,受自然风险、市场波动、成本上升等不确定性因素干扰,稳定性差。不同年龄群体的收入来源分化尤为突出。劳动年龄人口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工资,但受技能水平、就业岗位、地区差异影响,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且波动较大;老年群体收入结构更为脆弱,高度依赖基础养老金、子女赡养以及少量土地经营收益,远低于基本生活需求,赡养收入又受子女经济状况与代际关系影响,缺乏制度性保障。财产性收入方面,农村居民宅基地、承包地等资产难以有效变现,金融资产持有量少,租金、股息等财产性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体而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维持在2.5倍左右且收入可持续性不足、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疾病、灾害或劳动力减员,家庭极易陷入收支困境。这种收入结构直接构成消费提升的最刚性约束:收入不高导致消费能力有限,收入不稳定迫使居民提高预防性储蓄,收入来源单一限制了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拓展,区域消费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5]。

3. 农村人口结构对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3.1. 对消费总量与增长速度的影响

消费主力群体规模萎缩是当前消费市场面临的一大挑战。劳动年龄人口是消费能力最强、消费意愿最活跃、消费支出最稳定的群体,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外流与比重下降,区域高消费能力群体减少,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不足,导致整体消费规模扩张放缓。老龄化与劳动力弱化直接导致区域整体创收能力下降,老年群体收入偏低,中青年收入不稳定,使得消费支出难以持续提升,形成“低收入-低消费-低增长”的循环。此外,在养老、医疗、照护等保障尚未充分覆盖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倾向于提高储蓄、压缩消费,预防性储蓄持续上升,直接抑制区域整体消费规模。最后,农村消费外流现象普遍,本地消费市场难以形成有效循环,人口结构弱化进一步降低商业主体投资意愿,导致本地供给不足,消费难以转化为本地收入与就业,区域消费乘数效应难以发挥。

3.2. 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进程偏慢,生存型消费占比始终居高不下,食品、烟酒、衣着、水电、日用品等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稳定,在总消费中占比较高,农村居民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为主,弹性消费拓展空间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长期滞后,教育、文化、娱乐、旅游、通讯、品质商品及服务消费等受支付能力、消费观念、市场供给多重约束,增长缓慢、占比较低,难以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动力[6];此外,受老年人口健康需求持续上升影响,医疗保健消费呈现刚性扩张态势,慢性病管理、药品购买、医疗服务、康复护理等支出持续增加,已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刚性支出,医疗支出的攀升进一步挤压了其他消费空间,加剧了消费结构的单一化;而在人口结构约束下,农村居民收入稳定性不足、大额消费意愿偏弱,住房改善、家电更新、汽车、智能设备等耐用品与大额消费因需要稳定的收入支撑和较强的支付意愿,整体增长动力不足,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3.3. 对消费行为与消费意愿的影响

在消费观念层面,区域亦呈现显著保守化趋势。老年群体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使其对价格高度敏感,偏好实用、低价、耐用商品,消费决策审慎,不易受营销刺激影响。同时,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担忧显著提高了整体风险厌恶程度,普遍回避超前、冲动及信贷消费,更倾向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导致消费弹性低、灵活性弱。此外,消费场景高度集中于线下基础消费,线上消费、体验消费、服务消费渗透率低,消费频次少、单次支出少、消费品类集中,区域消费活跃度不足。尤为突出的是,中青年群体因长期外出居住,其相对现代的消费观念难以对留守老年群体形成有效传导,区域消费文化更新缓慢,创新型消费模式难以扩散[7]。

3.4. 对区域消费市场与消费生态的影响

当前农村消费领域还面临多重结构性问题:供需错配矛盾突出,农村商业主体多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核心布局,适老化产品、健康服务、养老服务、品质商品供给严重不足,出现居民“想买买不到、需要供不上”的供需缺口[8];受人口流失等因素影响,消费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农村商业网点持续收缩、物流配送不畅、售后服务缺失、消费环境简陋,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意愿的释放;同时城乡消费差距持续固化,农村消费升级速度明显慢于城镇,优质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向城镇集中,农村消费市场逐步被边缘化,城乡消费差距长期难以缩小;此外区域消费分化还在不断加剧,近郊农村、产业强村、集体经济发达村人口结构相对合理、收入稳定、保障完善,消费韧性更强,而偏远农村、传统农业区、深度老龄化农村消费萎缩更为明显,区域消费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

4. 优化农村人口结构与提升区域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4.1. 增强收入基础与降低预防性储蓄,激活区域消费增长动力

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打破“低收入-低消费-低增长”的循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与集体经济,拓宽中青年劳动力本地就业渠道,提高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占比,减少对外出务工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需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面,缓解老年群体对子女赡养的过度依赖。同时,应加快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降低农村家庭对未来大额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从而有效释放预防性储蓄。通过稳定收入来源、强化保障兜底,增强居民即期消费能力与信心,推动区域消费规模稳步扩张。

4.2. 优化消费结构,引导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着力推动农村消费从“生存主导”向“发展-享受并重”转型。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文化、旅游、数字娱乐等发展型消费供给,鼓励社会资本下乡开发适农、适老的文化体验项目,提升农村居民精神消费意愿。其次,应实施农村耐用消费品更新激励政策,如对家电、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给予购置补贴或信贷优惠,激活耐用品换新需求。同时,要控制医疗保健支出的过快增长,通过基层首诊、慢性病管理、药品集采等措施降低农村居民医疗负担,释放被挤占的消费空间。此外,鼓励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发展,引导居民从线下基础消费向品质化、多样化消费跃升,推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3. 转变消费观念,提升消费意愿与市场活跃度

从文化与金融双渠道入手,重塑消费理念。一方面,依托村规民约、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载体,宣传合理消费、品质消费、健康消费理念,消除过度储蓄与过度节俭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低门槛、低利率、灵活还款的农村消费信贷产品,如分期付款购买农资、家电、电动车等,并配

套开展金融知识普及, 增强居民对信用消费的接受度。同时, 利用外出中青年春节、农忙等返乡节点, 组织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促进活动, 让现代消费模式通过代际互动向老年群体渗透。此外, 推动移动支付、社区团购、直播下单等数字消费方式普及, 提高消费频次与品类广度, 激活区域消费市场活力。

4.4. 改善区域消费市场生态, 缩小城乡与区域消费差距

系统优化区域消费生态。首先, 要引导商业主体下沉布局, 鼓励连锁超市、品牌便利店、健康服务站在中心村设点, 补足适老化产品、品质商品、健康服务等供给短板。其次, 加快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打通“最后一公里”, 降低农村居民网购与送货成本, 缩小城乡消费便利性差距。再次, 应推动县域商业综合体、乡镇商贸中心升级, 打造集购物、餐饮、娱乐、养老于一体的消费场景, 吸引本地消费回流。对深度老龄化、偏远农村地区, 可通过流动售卖车、定时定点集市等灵活方式保障基本消费供给。最后, 建立区域消费监测与预警机制, 针对消费萎缩严重的村庄实施精准帮扶, 防止区域消费分化持续加剧, 夯实乡村内需增长的基础。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老龄化加速与乡村人口变迁的背景, 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劳动力结构与收入结构四个维度出发, 系统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动对区域消费总量、消费结构、消费行为与消费市场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农村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加深、家庭小型化、劳动力弱化、收入结构脆弱”的叠加特征。年龄结构上重下轻, 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 家庭结构空巢化、隔代监护化趋势明显, 代际支持弱化; 劳动力高龄化、低技能化、高流动化并存; 收入来源单一, 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占比低, 抗风险能力不足。

第二, 人口结构通过多重路径抑制区域消费增长。消费主力群体规模萎缩、创收能力下降、预防性储蓄高企、消费外流等因素共同导致消费总量增速放缓; 消费结构向生存型与医疗型刚性倾斜, 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滞后, 耐用品更新动力不足; 消费行为趋于保守, 信贷回避、价格敏感、线上渗透率低; 区域消费市场面临供需错配、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差距固化、消费分化加剧等生态性问题。

第三, 不同区域因老龄化程度、集体经济基础、养老保障水平差异, 消费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近郊农村、产业强村因人口结构相对合理、收入来源多元, 消费韧性较强; 而偏远传统农区、深度老龄化村庄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消费萎缩与市场边缘化风险。

展望未来, 相关研究可在以下方面深化: 一是加强定量与定性方法的融合, 利用面板数据、自然实验等方法检验人口结构各维度对区域消费的边际效应与门槛效应; 二是关注人口结构变动与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养老、农村电商等新业态的交互影响, 探索技术赋能下的消费新路径; 三是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 识别不同类型农村地区消费提振的差异化政策工具; 四是延伸至代际传递视角, 研究人口结构变迁对农村消费习惯、金融素养与风险偏好的长期塑造效应。在政策层面, 应坚持“增收入、强保障、优供给、转观念”四位一体策略, 将人口结构优化纳入乡村全面振兴与扩大内需战略的顶层设计, 推动形成人口与消费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尹志超, 张安.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J]. 财贸经济, 2025, 46(1): 81-98.
- [2] 雷江梅, 陈雪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共同富裕: 机遇、挑战及实现路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5(6): 15-26, 181.
- [3]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256-258.

-
- [4]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23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3: 112.
 - [5] 黄慧. 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 GMM 模型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2): 50-53.
 - [6] 温涛, 向栩. 农村金融服务农业强国建设: 基础能力、薄弱环节与创新路径[J]. 经济学家, 2024(4): 56-66.
 - [7] 朱琳琳, 李秀婷, 董纪昌.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住房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口结构、房价等因素的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9(6): 95-98.
 - [8] 李军, 刘生龙.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兼论经济学框架内的老龄经济学[J]. 老龄科学研究, 2019, 7(2): 3-12.